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

(5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

(5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目 录

家 长	胡也频 (1)
长江轮上	叶 紫 (7)
夫 妇	卡夫卡 (13)
七个铜板	莫里兹 (18)
清冷的午后	郁达夫 (25)
娜拉走后怎样	鲁 迅 (33)
秘的访问	马克·吐温 (39)
鬼魂、少女和黄金	艾·钱伯斯 (46)
手 指	穆时英 (51)
他和他的家	胡也频 (55)
登 高	胡也频 (66)
项 链	莫泊桑 (78)
一千元	欧·亨利 (90)
好孩子的故事	马克·吐温 (95)
米龙老爹	莫泊桑 (100)

家 长

—— 胡也频

一

张先生又在看《晨报》。每天的早上在他起床之前，这报纸，于他，也等于烟鬼子的烟瘾，很久就习惯了，差不多成为一种定律，并且是改不掉的，必须看过了才满足。倘若还不曾过完这报瘾，要他下床，是难事，这只看他在阅报时的那神气，坐股正经的，就可知。然而，报，这是每逢节日和某种纪念要停刊的，那末，张先生心里的恻恻，就把他严重的脸色变得更加严重，近于晦涩了，终日里全悒悒的不乐。并且，天明时候他就醒，这也是固定的；他醒了，又用一种固定的话向他的太太说：

“喂，起来呀！”

倘若太太还在睡，那末，就毫不客气的，把手去打两下她肩膀，再不醒，就用力的把她身子推着，摇篮似的；这也是固定的办法。

“喂，起来呀！”

太太也常常回答他这句话。然而，究竟，下床去的还是太太，还和她的男小孩，一个六岁和一个八岁。看太太，在别人眼里，确是一个非常朴检而且能够操作的女人。煮饭、买菜、看小孩、洗衣，凡是家庭中的有的事情全归她，

撑持和工作的。然而她自己却很深的遗憾于她身子的矮小，眼睛不一样大，鼻子又扁……她的容貌太不好看了！可是张先生是忠心于信佛的人，对于色，尤其是女色吧，并不重视，这只看他满房满壁贴着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的等等梵语，就知道他虽然有了两个儿，也只算是一种“因缘”，不是欲。当太太连拖带抱地把两个孩子弄起来，下床了，张先生就开始闭上眼睛，盘着两条腿，打起座了。这一直等到他太太把报纸放到他面前时，才张开眼，于是看报。

看报，这于他，在平常除了严重的脸色，是毫无别种的表情的；然而，这一天，却把他平平地排着的两道开阔的眉毛，非常罕有的瞅了一下。太太正拿着稀饭进来，看见了，很吃惊的便问：

“有什么事呀？”

张先生还在看。

“是不是革命军打到——”

太太把稀饭放到桌上，脸又朝他。

“部里又裁员，”张先生懒懒的说。

“什么，”太太惊诧了。“又裁员？秘书处总不要紧吧。”

“说不定。”

丢下报纸，张先生于是下床去，但他依样是不洗脸，只把湿毛巾向眼角和嘴上抹了两抹，就坐到桌旁，吃他每天在离家之前的固定的稀饭。

太太就忧愁的，眼光呆望着筷子转动。

二

到下午，在傍晚时候，张先生又固定的回家来了。虽然他的脸色依样是严重，没有快乐也没有愁苦的，但他的太太却非常忧虑，好像从他的脸上，已看出什么不幸的事件来，不禁地心中就起了不安。

“……不要紧吧？”她迎面就询问。

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“秘书处……”

“对了，裁去八人。”

太太显然受吓了，眼睛不动的迟迟的望着他。

“你总不至于吧？”她怯怯的问。

“那八人，我也在内。”张先生坦然回答，但态度依样是懒懒的。

她呆了。

张先生就躺到藤椅上，默默地诵着佛经。

太太半晌才开口：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没有办法吧。”

“你不可以运动运动……”

“运动那个？每人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。”

“总长不是行么？”

“裁员就是总长的意思。”

太太感到绝望了，更发呆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张先生却毫无思虑的在念经。

这时，窗外面，天渐夜了，房子里就黑暗起来，在模

模糊糊的馀剩的光影中，在太太的眼前忽然现出许多要债者：胖胖的米铺的先生、油滑神气的油盐店掌柜、黑脸的煤铺伙计、还有房东、以及打厕所的、推土车的、甚至于收界捐的警察，也使她为难、窘促、忍辱着，得用和气的声音向每一个人去说，要求再宽容几天……她惶恐了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她想。

“……阿弥陀佛！”然而，回应她，只是使她更其感到生活之渺茫的这种声音。

望着张先生，纵不能看清他是怎样的脸色，但知道他还在唧唧啾啾地念着经，她也有点发恨，生气了。然而她又想到和他计较是毫无结果的，他是除了念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知道也是不管的。

渐渐地，于是，泪水就浸湿满地的眼睛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……”她不住的想。

两个小孩子就从外面玩倦了，归来，走进房子，挨到她身边，牵着衣，大的那个就开口说：

“妈！怎么还不点灯呢？”

“我饿了”。小的也说。

做母亲的，是天然有了一种慈爱吧，这太太终于用袖口擦去泪水，忍耐着，走去点灯，又动手弄饭了。

两个孩子就左左右右的厮缠着她。

本来，吃晚饭，这在平常，是把这小小的一家人聚到一块儿去，除了睡觉，在每天中，要算是惟一的团聚的机会了。然而这一天却异样！虽说张先生还不改他固定的严重的脸色，懒懒的举动，一面吃饭一面看经，可是太太却非常愁苦，她不但把这一餐饭弄得很草率，几乎是不想弄，

她简直不曾吃饭，只照顾她的小孩子，就算了。

但是，张先生把这一餐晚饭，是依样的做为他看经的陪伴，无忧无虑而且是闲散的。

三

到夜里，张先生照常的打了一回坐，念完了几篇经，就躺到床上去，摊着四肢，睡着了。从他严重的脸上，就渐渐地响出一种不住的，但是急促，粗笨而且单调的鼾声了。然而，这太太，她却张着眼，睡不着，只绵绵地想着过去，眼前，和将来的生活情景。其结果，将来的生活使她害怕，她不敢想；过的那些极少的欢乐，这是初婚的，却也被过多的苦恼所吞灭，成为可诅；排在眼前的又是那样的灰色，渺茫，……于是她又想到那些可怕可厌而又无法拒绝和躲避的煤铺伙计、米铺先生……她终于望着那不负责任的家长，发恨了。

“可怜的！”她偏过脸，对着那两个小孩子。

于是，泪水满上眼睛了。

当她伤心到极点，她第一就怨命，因而就归咎到她的父母，虽说他们老人家俩是早故了，但她非常懊悔到从小订婚，嫁给这个除了念经以外，什么不知也不管的男人，挨穷挨饿，看看要饿死了。最后她恨到发裁员命令的那总长——这一个很长的夜，这样的想来想去，就过去了。

她的眼睛，非常疲倦的，看着窗外的夜色渐渐地变成灰白了。

天明时，张先生就醒来，又固定的用手腕向他太太撞了一下。

“喂，起来呀！”他说。

其实，这太太，她一夜全没睡；于是，很快的便起来了。她又照样，为了固定的张先生的意旨，把她的两个小孩子弄醒来，又连抱带拖的，拉下床了；小孩子还用手擦着模糊的眼睛。

张先生又是开始他每天早上不变的闭目打坐，接着就看报，不久下床去，吃他按时的固定的稀饭；他出去了。

这一晚不曾回来。

四

张先生的太太在家里行坐不安的纳闷，并且焦灼，因为张先生破例的没回家，这是很可惊诧的。但她想不到是为了什么。说是生气么，决定不，惭愧么，也不会有；因而她就想各种偶尔的不幸的事，可是她又马上相信即是不至于的。然而，极其明显，张先生是接连着不回家，并且连消息也渺茫了。

这太太终于抱起她的孩子，拚命的、用力的抱着、搂着、摇着，伤心的哭泣了。因为，从她丈夫的一个同事口中，她得悉这小小一家的家长已剃光了头，在普慧寺，落僧了。

当她哭泣时，在那云一般的模糊的泪水中，她又忽然的看见那些推土车的、打厕所的、以及房东、警察、米铺先生、煤铺伙计、油盐店掌柜……各种各色的使她为难，窘促，压迫她，使她无路可走，想到了该诅的，可怕但是必须亲近的死！

长江轮上

—— 叶 紫

深夜，我睡得正浓的时候，母亲突然将我叫醒：

“汉生，你看！什么东西在叫？……我刚刚从船后的女毛房里回来……”

我拖着鞋子。茶房们死猪似地横七横八地倒在地上，打着沉浊的鼾声。连守夜的一个都靠着舱门睡着了。别的乘客们也都睡了，只有两个还在抽鸦片，交谈着一些令人听不分明的，琐细的话语。

江风呼啸着。天上的繁星穿钻着一片片的浓厚的乌云。浪涛疯狂地打到甲板上，拼命似地，随同泡沫的飞溅，发出一种沉锐的，创痛的呼号！母亲畏缩着身子，走到船后时，她指着女厕所的黑暗的角落说：

“那里！就在那里……那里角落里！有点什么声音的……”

“去叫一个茶房来？”我说。

“不！你去看看，不会有鬼的……是一个人也不一定……”

我靠着甲板的铁栏杆，将头伸过去，就有一阵断续的凄苦的呜咽声，从下方，从浪花的飞溅里，飘传过来：

“啊哟……啊啊哟……”

“过去呀！你再过去一点听听看！”母亲推着我的身子，

关心地说。

“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！”我断然回答着。“她大概是用绳子吊在那里的，那根横着的铁棍子下面……”

一十五分钟之后，我遵着母亲的命令，单独地，秘密而且冒险地救起了那一个受难的女人。

她是一个大肚子，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乡下妇人。她的两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给带子吊肿了。当母亲将她拉到女厕所门前的昏暗的灯光下，去盘问她的时候，她便挟着一双长着萝卜花瘤子的小眼，惶惧地，幽幽地哭了起来。

“不要哭呢！蠢人！给茶房听见了该死的……”母亲安慰地，告诫地说。

她开始了诉述她的身世，悲切而且简单：因为乡下闹灾荒，她拖着大肚子，想同丈夫和孩子们从汉口再逃到芜湖去，那里有她的什么亲戚。没有船票，丈夫孩子们在开船时都给茶房赶上岸了，她偷偷地吊在那里，因为是夜晚，才不会被人发觉……

朝我，母亲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两条性命啊！几乎……只要带子一断……”回头再对着她：“你暂时在这毛房里藏一藏吧，天就要亮了。我们可以替你给账房去说说好话，也许能把你带到芜湖的……”

我们仍旧回到舱中去睡了。母亲好久还在叹气呢！……但是，天刚刚一发白，茶房们就哇啦哇啦地闹了起来！

“汉生！你起来！他们要将她打死哩！……”母亲急急地跺着脚，扯着我的耳朵，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起来了。

“谁呀？”我睡意朦胧地，含糊地说。

“那个大肚子女人！昨晚救起来的那个！……茶房在打

哩！……”

我们急急地赶到船后，那里已经给一大群早起的客人围住着。一个架着眼镜披睡衣的瘦削的账房先生站在中央，安闲在咬着烟卷，指挥着茶房们的拷问。大肚子女人弯着腰，战栗地缩成一团，从散披着的头发间晶晶地溢出血液。旁观者的搭客，大抵都象看着把戏似的，觉得颇为开心；只有很少数表示了“爱莫能助”似的同情，在摇头，吁气！

我们挤到人丛中，母亲牢牢地跟在我的后面。一个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，向我们装出了不耐烦的脸相。别的一个，麻脸的，凶恶的家伙，睁着狗一般的黄眼睛，请示似地，向账房先生看了一眼，便冲到大肚子的战栗的身子旁边，狠狠地一脚——

那女人尖锐地叫了一声，打了一个滚，四肢立刻伸开来，挺直在地上！

“不买票敢坐我们外国人的船，你这烂污货！……”他赶上前来加骂着，俨然自己原就是外国人似的。

母亲急了！她挤出去拉住着麻子，怕她踢第二脚；一面却抗议似地责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打她呢？这样凶！……你不曾看见她的怀着小孩的肚子吗？”

“不出钱好坐我们外国人的船吗？麻子满面红星地反问母亲；一面瞅着他的账房先生的脸相。”

“那么，不过是——钱娄……”

“嗯！钱！……”另外一个茶房加重地说。

母亲沉思了一下，没有来得及想出来对付的办法，那个女人便在地上大声地呻吟了起来！一部分的看客，也立

时开始了惊疑的，紧急的议论。但那个拿棍子的茶房却高高地举起了棍子，企图继续地扑打下来。

母亲横冲去将茶房拦着，并且走近那个女人的身边，用了绝大的怜悯底眼光，看定她的肚子。突然地，她停住了呻吟，浑身痉挛地缩成一团，眼睛突出，牙齿紧咬着下唇，喊起肚子痛来了！母亲慌张地弯着腰，蹲了下去，用手替她在肚子上慢慢地，一阵阵地，抚摸起来。并且，因了过度的愤怒的缘故，大声地骂骂着残暴的茶房，替她喊出了危险的，临盆的征候！

看客们都纷纷地退后了。账房先生嫌恶地，狠狠地唾了一口，也赶紧走开了。茶房们因为不得要领，狗一般地跟着，回骂着一些污秽的恶语，一直退进到自己的船房。

我也转身要走了，但母亲将我叫住着，吩咐立即到自己的铺位子上去，扯下那床黄色的毯子来；并且借一把剪刀和一根细麻绳子。

我去了，匆忙地穿过那些探奇的，纷纷议论的人群，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，母亲已经解下那个女人的下身了。地上横流着一大滩秽水。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出血，额角上冒出着豆大的汗珠，全身痛苦地，艰难地挣扎着！她一看见我，就羞惭地将脸转过去，两手乱摇！但是，立时间，一个细小的红色的婴儿，秽血淋漓地钻出来了！在地上跌的一个翻身，哇哇地哭诉着她那不可知的命运！

我连忙转身去。母亲费力地喘着气，约有五六分钟久，才将一个血淋淋的胎衣接了出来，从我的左侧方抛到江心深处。

“完全打下来的！”母亲气愤地举着一双血污的手对我

说，“他们都是一些凶恶的强盗！……那个胎儿简直小得带不活，而他们还在等着向她要船钱！”

“那么怎么办呢？”

“救人要救彻！……”母亲用了毅然地，慈善家似地口吻说。“你去替我要一盆水来，让我先将小孩洗好了再想办法……”

太阳已经从江左的山崖中爬上来一丈多高了。江风缓和地吹着。完全失掉了它那夜间的狂暴的力量。从遥远的，江流的右崖底尖端，缓缓地爬过来了一条大城市底尾巴的轮廓。

母亲慈悲相地将孩子包好，送到产妇的身边，一边用毯子盖着，一边对她说：

“快到九江了，你好好地看看这孩子……恭喜你啊！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哩！……我们就去替你想办法的。……”

产妇似乎清醒了一些，睁开着凄凉的萝卜花的眼睛，感激地流出了两行眼泪。

在统舱和房舱里（但不能跑到官舱间去），母亲用了真正的慈善家似的脸相，叫我端着一个盘子，同着她向搭客们普遍地募起捐来。然而，结果是大失所望。除了一两个人肯丢下一张当一角或两角的钞票以外，剩下来的仅仅是一些铜元；一数，不少不多，刚刚合得上大洋一元三角。

母亲深沉地叹着气说：“做好事的人怎么这样少啊！”从几层的纸包里，找出自己仅仅多余的一元钱来，凑了上去。

“快到九江了！”母亲再次走到船后，将铜板、角票和洋钱捏在手中，对产妇说：“这里是二元多钱，你可以收藏

一点，等等账房先生来时你自己再对他说，给他少一点，求他将你带到芜湖！……当然，”母亲又补上去一句：“我也可以替你帮忙说一说的……”

产妇勉强地挣起半边身子，流着眼泪，伸手战栗地接着钱钞，放在毯子下。但是，母亲却突然地望着那掀起的毯子角落，大声地呼叫了起来：

“怎么！你的孩子？……”

那女人慌张而且惶惧地一言不发，让眼泪一滴赶一滴地顺着腮边跑将下来，沉重地打落在毯子上。

“你不是将她抛了吗？你这狠心的女人！”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她嚅嚅地，悲伤地低着头，终于什么都说不出。

母亲好久好久地站立着，眼睛盯着江岸，钉着那缓缓地爬过来的、九江的繁华底街市而不作声。浪花在船底哭泣着，翻腾着！——不知道从哪一个泡沫里，卷去了那一个无辜的，纤弱的灵魂！……

“观世音娘娘啊！我的天啊！一条性命啊！……”

茶房们又跑来了，这一回是奉的账房先生的命令，要将她赶上崖去的。他们两个人不说情由地将她拖着，一个人替她卷着我们给她那条弄满血污的毯子。

船停了。

母亲的全部慈善事业完全落了空。当她望着茶房们一面拖着那产妇抛上岸去，一面拾着地上流落的铜板和洋钱的时候，她几乎哭了起来。

夫 妇

—— 卡夫卡

生意变得越来越糟糕了，因此只要能从办公室抽开身，我便时常自己拿着样品袋去拜访顾客本人。另外，我早就打算去看一看N，以前我和他常有业务联系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去年这种联系就中断了。在如今这动荡不定的情况下，出现这种障碍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，常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或一种情绪。而与此相同，一句话或者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也能使整体恢复正常。不过要见到N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是位老人，最近一段时间身子很虚，尽管生意上的事依然掌握在他手里，但他几乎不再亲自洽谈生意，要想和他谈事，就必须到他家去，这无疑增加了业务复杂程序。

昨天傍晚六点过后，我终于动身上路了。虽然那时已经不是拜客的时间，但这件事不应从社交角度，而应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考虑。我运气好极了，他和妻子刚刚散步归来，此时在他那卧病在床的儿子的房间里。他们要我也过去。虽然有些犹豫，但后来还是让令人厌恶的拜访欲望占了上风，我只期待它早点结束。和进屋时一样，我穿着大衣，手里拿着帽子和样品包，被人领着从一个黑乎乎的房间，来到了已聚集着几个人的、灯光暗淡的房间里。

由于本能的关系，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我再熟悉不

过的商务代理人身上，可以说他算是我的竞争对手。他一定是在我前面悄悄进来的。此刻他正无拘无束地紧挨着病人的床边，好像他是医生。他穿着他那件漂亮的、敞开的、涨鼓鼓的大衣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，那副神情极其狂妄。病人可能也这么想，他躺在那里，脸颊因发烧略微发红，有时朝他望一眼。另外，N 的儿子与我同龄，已不属年轻人之列，短短的络腮胡子因生病有些零乱。他原本肩宽个高的身体，由于渐渐恶化的疾病，已经消瘦得令我吃惊。N 刚刚回来便到儿子这里来了，连毛皮大衣都没有脱掉。现在他正站在那里跟儿子说着什么。他妻子个头不高，体质虚弱，但特别活跃，尽管仅限于涉及到他的范围——她几乎不看我们其他人。现在她正忙着给他脱毛皮大衣，由于他俩个头上的关系，这实在是不太容易，但最终还是成功了。当然真正的原因也许是 N 特别心急，老是急着伸出双手去摸那把扶手椅，等大衣脱下来后，他妻子赶快把它推到他跟前。她抱起那件几乎把她埋在里面大衣出去了。

似乎属于我的时间终于来到了，其实确切地说，它并没有来到，也许在这里永远也不会来到。如果我还想试一试，那就得赶快试，因为根据我的直觉，这是最佳的时机，否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。那个代理人显然成心要时刻守在这里，那可不是我的方式，而且，我丝毫不想顾忌他的存在。因此我便迫不及待地向 N 陈述我的建议，虽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这里，而是想跟儿子多聊几句。遗憾的是我有个习惯，只要说得稍有些激动——很快就会出现这种情形，而在这病房里出现得比往常还早——我站起来，边说边来回踱步。如果在自己的办公室这倒是种相当不错